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驚夢啼 第五回 春桃就計用計 無相脫身陷身

詞云：轉過念頭甜蜜口，只得跟他走。
暗中約下雄糾糾，一旦成卯酉。
心茶苦，空雙手，恨起膽如斗。
瞞天豈得能常久，出盡當場丑。
——右調《阮郎歸》

話說春桃與無相暗暗約定明夜逃走，兩人狂蕩了一番，打發無相出去後，即披衣坐在牀上。不一時利大郎走到面前。

春桃笑嘻嘻說道：「我與你只有今夜一夜的夫妻，明日要別你去了。」利大郎聽了不勝驚訝，忙將他看了一眼道：「你又不瘋不顛，怎麼今夜說起瘋話來。」春桃笑道：「我並不瘋顛，實是真心說話。你近前坐了，我慢慢對你說知。」遂將無相約他明夜逃走，細細說出，道：「你今得了他這些銀子，不如舍了我，同他去罷。」利大郎聽了，呆了半晌，忽流淚說道：「你嫁到我家，雖無好處到你，但夫妻情分，我怎捨得你去跟他。他的銀子又不曾用動，趁早拿去還他罷。」春桃笑道：「你還了他，你依舊要做窮人了。」利大郎道：「我情願甘窮，掙錢養你，卻捨不得你去。」說罷淚流不止，春桃見了暗暗歡喜。便執他的手說道：「我方才試你，不意你果有好心，也不枉了我一番受辱。我怎肯捨你跟他逃走。」利大郎道：「你已同他約定，今見我不肯，你又來哄騙我了。」春桃笑道：「你真是老實人，我既要同他逃走，為何又肯告訴你，使你防備？如今與你做個快活夫妻罷。」利大郎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春桃道：「如今他的銀子俱在我家，若謀害他的，便就傷天害理，後來也不能享用。他今起心不良，又要拐人，又要拐物，天理必不能容。他既能拐我，我難道又不會拐他的？他這些銀子是拐騙來的，我今拐騙了他的，亦不為過。若明明趕逐，必要與他傷情破面，他也不肯甘休，你也不是他的對手。我今有個兩全退兵之法，他也不能怨我，我也不為負他。只消如此這般，豈不是同你做快活夫妻了。」利大郎聽明，一時歡喜非常，兩人睡到天明。

春桃暗暗料理，到了夜間，無相在關中趕早念完了功課，又將緊要物件，俱收拾藏在身邊。候至更深，利大郎便走來關口，放出同到家中。吃了好些酒菜，便照舊打發他進關歇宿。

利大郎辭出，便到門後取了這條挑水的檀木扁擔伏在黑處藏好。

無相同春桃出來，關好了門，回到房中，與春桃盡興了一番，將這些銀子包好停當。春桃見天寄睡醒，便連忙抱起喂乳，因笑說道：「我今日為了情人，只得將你撇下。你日後大了，不要怨我。」無相道：「我同你日後養一個好似他還你。」這天寄吃飽，依舊睡著。無相道：「你不宜遲，早些去罷。」便將利大郎的衣帽穿戴起來，春桃也將包頭搭好，換了一雙新鞋。

二人扮作夫婦，無相便背起包裹欲去。春桃道：「初出門時，我還有些力氣，讓我先背，到了背不動的時候，換到你背。」

無相道：「你這見識，果然不差。」春桃背了包裹，一齊出到門前，對無相低低說道：「你去悄悄釘了關板，使他不得就出。到天明出來，我二人已去遠了。」無相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走到關邊。只說利大郎在內夜夜睡慣的，竟不疑心。便將這根大鐵釘插好了，回身走來。此時春桃已將這有銀子的包裹藏在灶下亂柴內放好，便取了日間包就的幾塊亂石頭，幾件破衣服，背在肩上。見無相走到，遂同著就走。

出了村口，望曠野處而走。此時利大郎隨後忙忙跟來。到了野處，疾趕近前，舉起扁擔大喝：「好賊秃呀！怎敢拐人逃走在這裡了，後面鄰居快些上來！」無相正走間，不期利大郎突然趕來，雖然吃了一驚，卻立住了腳，要打翻他。忽聽見他口中叫鄰居上來，知他不是一人，便一時心慌要逃，卻捨不得銀子，要在春桃背上拿包裹。忽見利大郎手中有器械，在黑影處，照頭打來，便顧性命，往前逃走。春桃便將包裹放在地上。

利大郎口中喝罵，提起扁擔，打著包裹。打一下，春桃叫一聲「阿育！」又叫「饒命！」此時無相雖是一口氣跑脫，卻去不遠。在那裡看風色，不期聽見打著春桃。細細聽明，便不勝跌腳流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是我害了他的性命了。」又想到：

「他若一個來，我怎怕他，怎麼鄰居皆來追趕？想是方才出門不密，故此一同趕來。如今事已無及，若打死了他，還要來追我。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？」又聽了數聲，見打得利害，便不顧性命，往前逃生。

利大郎與春桃鬼鬧了半晌，料他去遠。春桃將包裹中幾塊石子拿出，背了幾件破衣服，叫利大郎背了自己。利大郎連忙蹲伏在地，春桃扒上肩頭，大踏步頃刻來家，將門關好，取了火種，在灶下取了包裹，同入房中。利大郎不勝感激道：「若不是你真心為我，這銀子怎得到我手中？」春桃道：「有銀不可太露，須埋入地中，慢慢受用。」遂一時埋藏，二人不勝歡喜而睡。正是：

你道算無遺策，誰知更有奇能。

奸人又要拐人，天理如何肯稱。

到了天明，這些施主、老道、檀越，皆來送茶送水。到了關前，看見關中悄悄靜靜，香滅煙消，不似往日。便叫了數聲長老、師父，全不見動靜。便私相說道：「想是他站立辛苦，在裡面打坐人定去了。我們且不可驚動他。」遂大家坐在關前凳上坐了。又有人送飯送菜來，供養和尚。見關內並無動靜，便大家驚異起來。內中一個將凳子移在關口，往內一看道：「師父昇天去了。」眾人聽了忙合攏來問道：「莫非長老圓寂坐化了？」那人笑道：「非坐化，真奇詭。影跡無，空禪舍。」眾人聽了大驚大駭。忙一齊扒看，果見關內無人，又去周圍細看，卻不見有出入之處。就有幾個熟老頭兒與混帳道：「姑且認做他飛上天去了。」便說道：「可惜我們當面無緣，不曾得來親送。」遂扒在地下，朝著禪關磕頭不迭。有幾個有見識的說道：「我看這和尚不是個正氣之人，一定是熬不得清淡，拐了化起的銀錢，逃往別處快活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我們何不打開看看，就曉得他好歹了。」便一齊動手，見內中並無存留，方知逃去是真。有的傳笑，有的歎息。大家混鬧了半日，方將這座禪關抬去小庵中安頓。又一頓拆去蘆篷。利大郎與春桃在家，只暗暗而笑不題。正是：

朝鍾暮鼓欲何為，佛作招牌哄動愚。

何苦將錢交秃子，認明方是大賢儒。

只說這無相在黑暗中一時怕有人追趕，便不顧高低，只望前亂奔。奔了數里，見後面沒人來趕，方立住了腳。呆想了半晌，不勝跌腳氣苦道：「我蒙佛爺保佑，脫逃了性命。只可惜我那嬌滴滴、白嫩肌膚，能禁得他幾棍狠打，多應是死無疑了。」遂流淚一番。忽又想起這些錢財，又不勝大惱大恨，咬牙切齒道：「我費了幾年辛苦，得了這些財物。將來一生富貴，受用無窮。誰知遇了這個有情的冤家，要與他圖個長久，不期天不從人。如今弄得人財兩失，依然赤手空拳。如今只好逃往別處，再去募化了。」又想到：「我與他這等恩情，我雖失財，他為我喪命，豈可遽然遠去？也畢竟要訪他一個生死的實信，方免得記念。不如且隱藏在法通房中，慢慢打聽方是正理。」

遂尋路而走，不多時天色漸明。因看了身上道：「我這打扮，豈不被寺內人看破。便連忙脫下，將帽兒棄去，走到寺中，敲門而入。

法通尚未起來，見無相絕早到此，忙問道：「師兄為何棄關，清早到此？必有緣故。」無相便攢眉說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遂將與春桃相好逃走之事細細說出，不勝氣苦。法通道：「這才是人心不足，要便宜處失便宜。一個佛門弟子，怎做此犯去之事！師兄，師兄，你福去災來，只怕將來必千佛口。」無相只得走入向日這間房中，取出衣帽，身邊還剩得些零銀用度。

自此坐在房中，思思想想，不勝愁苦。

過了幾日，只得央法通去打聽。不期這條街上人見了和尚，就在那裡說長道短，指指搨搨。這春桃也恐無相心不肯死要來打聽，只在房抱兒子，並不在門前探望。故此法通一時打聽不出，無相只是叫苦歎氣。不覺過了兩月，只得又囑托了寺中一個道人去打聽。

此時利大郎見事情已冷，料無相決不敢再來，便一時要體面闊大起來。終日買魚買肉，身上俱穿得齊整，久已不做豆腐。

早有人疑心道：「他一個做豆腐的窮人，一時如何就體面起來？畢竟是掘了藏銀，得了橫財，方得如此受用。」有的說他得一千的，有的說得五百的，便紛紛傳說。春桃亦漸漸的在門前走動。被這道人打聽得明白，來家一五一十說知。

無相聽見春桃不死，夫妻快活過日，細想了一番，便不勝大惱大怒道：「我中了這淫婦的計了，原來他兩個算計我一個。將我銀錢快活受用。叫我如何氣得他過！」便咬牙切齒，恨罵了一番。法通笑道：「你說他待你十分情厚，若這樣看來，情在那裡？」無相聽了，愈加惱怒道：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我今決不與他甘休！須問他重罪，追還我原銀方罷。」法通道：「你有甚麼追他的法兒？」無相道：「我在縣裡告他一狀，自然追出原銀還我。」法通聽了笑道：「你一個和尚奸人、拐人，怎麼還敢去告他？」無相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我自去告他法兒。」這才是：

天網恢恢，膽大如斗。

自作造孽，理當消受。

無相立定了主意要告利大郎與春桃，遂在寺內坐了半年。

一日將頭髮梳起，又叫人買了一頂氈帽。過了幾日，便走到縣前，請有名的法家寫了一張狀子來告。

正值知縣坐堂，無相便連聲叫屈。知縣叫書吏接上狀詞來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告狀人冀得，告為賣奸吞本殺命事。竊以士農工商，值業不為游惰；禮義廉恥，奉守必係賢良。痛身辭家，千里作帶月之被星；夜宿曉行，每防賊而慮盜。

是以絲毫有算，果乃升合必量。博子路之養親，效陶朱之富足，實人理之常情，至公而切當者也。不意商販嘉善，縣城外女字鋪地方，突遇地虎利大。偵身多金，行明劫以畏法，欲暗偷而無路，使妻春桃倚門獻笑。大半娼家簾下邀迎，類同窠室，引入迷魂，串同說騙，盜去資本若干兩。復黑夜持刀，燈前操斧，事覺呼救逃脫。位思婦非落雁之容，止堪灑掃；樂無竟夜之歡，何須重物？實與白晝江洋，昏黑執杖無異。

情實難平，匍匐投奔天台。伏乞剿除正法，追還血本，賜晉還鄉。陰功萬代，為此瀝血上告。

知縣看罷，又細問一番。無相不勝哭訴。知縣道：「你既是外鄉人，且准你的狀子。本縣差人拘到之日，掛牌聽審可也。」

無相見告准了，不勝歡喜，磕頭而出。

知縣即拔簽差了錢強、趙能，去喚利大、春桃聽審。

二人領了牌票，無相即邀二人到酒店中吃酒，說明了住處。

又送了出路錢。二人別去。

到了次日，便找到女字鋪□□□，知這利大是做豆腐的，便私自商議道：「怎麼□冀客人告他騙了這許多銀子？」趙能道：「必是他的□□生得齊整，冀客人去纏他，騙銀是實。他家既得了這些銀子，見面時也要放狠些。」二人商量定了，方走到利家來。

春桃與利大郎聽見街坊上人疑心他得了橫財，夫妻商議尋房子搬開，免人動疑。

這日正商議間，忽聽見有人在堂中喚聲。利大郎連忙走出，見了二人，卻不相認，只得拱手。二人道：「你可是利大，妻子叫春桃麼？」利大郎見這二人這等問他，心中好不歡喜。因暗想道：「我家中有了這些銀子，不久就做財主。這兩個人這樣不識人，還認我是做豆腐的，豈不可笑。」便將身子搖了一搖，擺了一擺，說道：「我就是有名的利大郎，你兩個問他怎麼？」差人聽了笑了一笑道：「只因你有名，有人告你在縣中。我二人奉大爺牌票來拿你夫婦去見官的。老爺坐在堂上，立等回話哩。」利大郎聽見有人告他，便大驚道：「你這話從那裡說起？我又曾做甚麼歹事？為何有人告我？還是二位閒走到我家來了？」趙能道：「你今牌上有名，如何會錯？」錢強便發怒道：「不要與他爭辯，只鎖去見官，夾他幾夾棍，自然明白。他是積年拐騙哄人，我們不要也被他哄騙了。」

說罷，取出索子劈頭套住，扯了就走。利大郎方才著急，便大嚷大爭道：「有話也須好講，怎麼就動粗？」此時春桃久已在內聽知，道有些古怪，便連忙走出來解勸，與差人施禮道：

「二位不必性急，既有人告我夫婦，少不得要去訴明情由，也不是就去見官的事。我家大郎從來愚直，不曉得世事之人。若看薄面放了大郎，請二位寬坐，少不得盡個禮兒，廉見請出尊牌，看明原告是何人，才是道理。」差人聽了，便放了利大郎道：「還是你的娘子有竅，怪不得告他會騙客人。」便向腰間取出牌來，又取抄白原告的狀詞放在桌上。利大郎卻看不出來，春桃道：「煩二位念與我聽聽。」趙能便細細念完道：「你們做的事，自然心上明白，怎麼撇清。明日見了官，在公堂上難道也撇清罷。」利大郎聽了，又說道：「我說你們錯到我家來了，我從不曾認得甚麼冀客人。我是做豆腐的，又不是牙行經紀安歇飯店。他為甚麼住在吾家，告我騙他的銀子？」

差人正要發話，春桃連忙叫進利大郎去說道：「原來這件事發作了。我方才聽見狀子上是告你賣奸吞本，內中許多說話，俱是無相的事。他今改了名姓來告你我了。」利大郎方才著急道：「這怎麼好？若見官，我就是死了。」春桃笑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這場官司他必要輸與我們的。你今出去款待原差，我自去主意。」利大郎只得走出，對差人說道：「我只道是甚麼人，原來是他假名托姓告我。我少不得要對理，方才得罷。乞二位不必記較。」不一時搬出酒肴，與差人吃個盡醉，又送出差錢。

差人見差錢不薄，十分歡喜，叫他明日來訴狀。說罷，拱手出門。